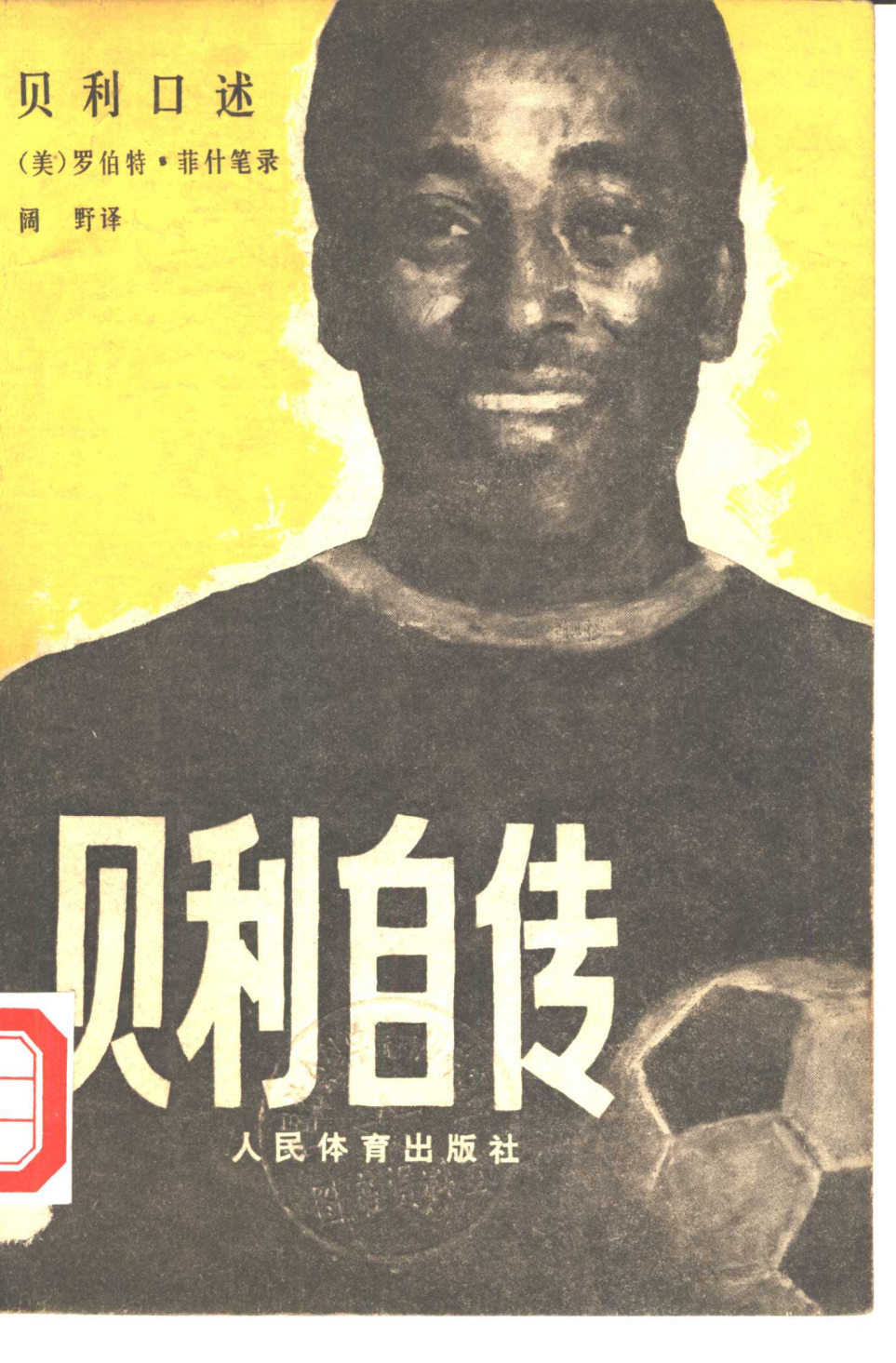




贝利口述

(美)罗伯特·菲什笔录

阔野译

贝利自传

人民体育出版社



贝利自传

贝 利 口 述
(美) 罗伯特·菲什笔录
阎 野 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

贝 利 自 传
贝 利 口 述
(美) 罗伯特·菲什笔录
阔 野译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180千字 印张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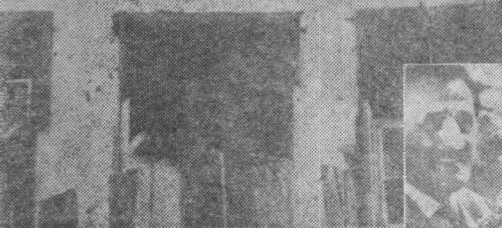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7015·1772 定价：0.52元

责任编辑：张延智 封面设计：何颀兰

贝利出生在巴西科
拉索镇的这间破屋里。



贝利获得一块
奖牌，纪念他射入
第一千个球。



脚法细腻、动作娴
熟的贝利在带球。



贝利出色的
腾身凌空射
门。



贝利在快
速跑动中，以
脚外侧传出漂
亮的弧线球。

我国足球
运动员迟尚斌
和贝利夫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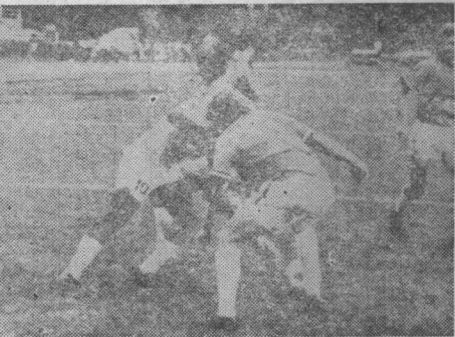
2



3



4



5



6



贝利运球连续过人的动作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杯赛初露头角	1
第二章	踢破布球的日子	9
第三章	妈，我入选了！	30
第四章	帽子戏法	41
第五章	初捧世界杯	52
第六章	慈父与恩师	73
第七章	加入桑托斯	106
第八章	桑托斯的新血液	121
第九章	饮恨西班牙	130
第十章	世界杯赛的旁观者	137
第十一章	多事之秋	147
第十二章	痛苦的经历	162
第十三章	首次远征非洲	173
第十四章	第一千个球	179
第十五章	洗雪国耻	190
第十六章	三捧世界杯	213
第十七章	苦攻文化科学关	223
第十八章	从桑托斯到纽约	244
第十九章	宇宙队生涯	259
第二十章	展望未来	275

第一章 世界杯赛初露头角

地点：瑞典哥德堡

时间：一九五八年六月

尼亚乌拉维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人们都是来看苏联队在世界杯第三场比赛中如何打垮巴西队的。在参加比赛的十六个队中，有十四个队是一年前在世界各地举行的预赛中晋级的，另外两队是当然入选的队伍：西德队是上届世界杯获得者，瑞典队则是代表东道国。不少人以为苏联队很可能在这届比赛中得到世界杯。但他们也承认，威尔士队实力也很强，上届冠军西德队和一向顽强的瑞典队虽没有参加过预赛，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劲旅。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都等着俄国队亮相。大家都想亲眼看看俄国队的球员，例如那活跃非凡的亚美尼亚人、中锋西蒙尼安，了不起的守门耶辛，左中卫队长伊哥·内图，刁钻的左内锋萨尼科夫等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都迫不及待地等着球赛尽早开始，及早结束，好让他们采访胜方的球星，那些来自莫斯科狄纳摩队、莫斯科鱼雷队、基辅狄纳摩队等著名球队的俄国大明星。在场的人除了巴西队本身以外，没有人会认为这支南美队伍会有什么好的表现。当然，巴西队第一场以三比一赢了奥地利队，但当时在场的人以及报道

这场比赛的人都知道，实际比赛情况并不象比分所说明的那么一面倒。巴西第二场的对手是英格兰队，英队缺了两名大将：马修斯这个鼎鼎大名的右翼已退休了，矮胖粗壮的中锋洛夫特豪斯也没有随队出征。每队虽有二十二人的名额，英队却一共只有二十人。碰上这么一支队伍，巴西队也是千辛万苦才逼出一个0比0的和局。

俄国队可大不相同了，人们叫它“大红队”。每个队员都是凶猛的彪形大汉。他们国家那么大，体育俱乐部都是拿政府津贴的。俄国队是从几千个体育俱乐部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轻而易举就从预赛中获得晋级。要是他们早些参加世界杯赛，很有可能已经赢得了三次冠军，成为奖杯的永久获得者了。巴西队从来没有得过冠军。在此之前他们唯一晋入决赛的一次是一九五〇年。那时他们在巴西本国比赛，在自己的球场上，在自己的球迷面前，在一个公认不很强劲的对手阵前，他们却输了个一败涂地。此外还有一九五四年的那一次。那次打得一塌糊涂，这里还是不提为好。所以这次也没人想到巴西会创造奇迹。

当两队球员从更衣室经过甬道进入球场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一个身穿巴西队球衣的瘦个黑小子跑了出来，比自己的队友都矮了一大截。这个黑小子就是我——贝利。在场的多数人都以为我是巴西队的不用出场的“球队福星”，要不然就是教练员老朋友儿子。教练员是个白人，所以我不可能是他的儿子。见过巴西队对奥地利队和英格兰队的人也许会记得我一跛一拐地跑上球场，坐在场边和后备球员一齐大叫巴西加油，似乎我们只要拼命叫喊，就可以盖过全场为对

方加油的声音。

可是这一次球员们上阵时，我这个黑小子也站了起来跑上了草地。人们可以看到我球衣上有个好大的10号。我敢说那些记者们和电视广播员一定都在核对名单，看看10号到底是哪个家伙。他们要是名单的话，会看到我的名字：埃德逊·阿兰德斯·德·纳斯齐缅图，年龄：十七岁。我敢说观众席上一定有人觉得一个毛孩子来踢世界杯足球是件有趣的事。有些人还会大为生气。世界杯赛何等隆重，派个娃娃上阵岂非形同儿戏？富于同情心的人也许会为巴西队感到悲哀，因为巴西一定是蜀中无大将了，所以连个孩子也得派上用场。在那么多的国家队当中，巴西队员算得上是年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派个孩子上场未免太荒唐了些！

乐队开始奏巴西国歌的时候，所有巴西队员都感到身上有种奇异的力量。我真不知道如何形容才是。我也不相信有谁可以把它付诸言词。要是观众在旁觉得奇怪的话，我自己更要觉得吃惊了。我们每个人都如同身临幻境，而我比谁都感受更深。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分析我的这种奇怪感觉，这可不是分心的时候，我该集中注意力踢球。可是那感觉老是摆脱不开。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呢？你怎么可能在瑞典，作为巴西国家队的队员参加世界杯赛呢？这简直是在做梦。

球场上的俄国队可不是什么幻象，要是的话，顶多也是一场恶梦！每个位置上，他们的人都比我们的高大。他们的守门员耶辛简直像个巨人，看来只要伸开两手就可以挡住整个球门。要把球从这个庞然大物身边踢进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

开球的时候，我的左方是查加露，在右方我可以看到瓦瓦、第第和加连查。在葡萄牙文里，“加连查”是一种小鸟的名字。加连查就像那种鸟似的会在球场上飞来飞去。我们叫他“曼内”，意思是“笨蛋”。但在球场上，我还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不笨的人。他还是老样子，一股不耐其烦的姿态。我回头看看，其实不是想看看我们的防守如何，而只是不愿多看我们前面的那些巨人。后面有尼尔顿·山度士，还有齐多。他们两个是中场的台柱。尼尔顿正神态安详地对我笑笑。在他们后面还有我们的队长比利尼，以及欧兰多、戴索地几个。最后面的一个是我们的守门员基尔玛，他样子既轻松且自信。齐多拍拍掌，对我眨眨眼，然后大声叫道：“好了，到时候了。弟兄们，让我们来他个下马威！”

瓦瓦眉头一皱，眼神一闪，然后说道：“你说什么？下马威！他们早就知道要输了！我们不要让他们失望才是！”

然后球赛开始了，我也忘了说笑。本来我很清楚，开这种玩笑是要大家别那么紧张，特别是要我别紧张，但连这点我也忘掉了。观众、球场，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不过是又一场足球赛，一场我喜爱的美妙的足球赛，我活着就是为了要踢这场比赛。我的脑中什么别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们不只是和俄国人比赛，而是在和一群对手比赛，这里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要赢得胜利。

俄国队控制了球。他们的控球技术相当好，一直没出差错。一下子他们有个球员终于失了脚，球跑到加连查的脚下。我们的小鸟用两脚控住了球，马上就开始带球往前飞跑。他的带球术可把观众怔住了，大家都站起来观看。他控着球

左插右穿。避开防守，如入无人之境。我马上跑前接应，预计到俄国入一定会压上去，可是加连查毫无怯意。他带过了一名站在最近的后卫，马上起脚射门，连一步也没有多跑。耶辛奋身跳起，伸直双手也没碰到球儿。我正要大叫“进了！”球却从门楣弹回场内！我以为加连查一定会气得破口骂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浪费时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球员，判断球会如何飞去，准备迎接反弹球。这次他起脚再踢时，身边已有人赶到，那球飞出了界外。

球赛只不过刚刚开始，我们很快就发现俄国队在防御上有很大的漏洞。他们的攻势很强，可是这点我们不太担心。尼尔顿·山度士、比利尼、欧兰多、戴索地、齐多和基尔玛他们几个一定可以应付得了。加连查活跃得很，好象一辈子都在等待着这场比赛似的。他几乎是要带球过人就可以过。转眼之间，观众们感到俄国队要赢这场比赛绝非易事了。他们大喊大叫，有人开始为我们打气了。我们每次带球他们总要鼓掌，每次从一个弄得头昏脑胀的俄国队员脚下夺得球，他们就大声喝采。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一心一意要把球从耶辛那猩猩似的手臂下射入网中。

第第得了球，我马上领会了他的意图，从两个后卫当中闪身而过，准备接应他的来球。他把球传到我的脚下，准得好象拿尺量过我们之间的距离一样。球按照我的愿望从我身旁滚过，我顺势马上往前一脚踢向球门。耶辛猛地跳过来，但他已经慢了，我很清楚这一点。他原来没有料到球会来得这么快。我又几乎要大叫一声“进了！”可是那可恨的球又打中了门楣，弹了回来，耶辛欢天喜地地把球儿捉住了。

我瞪着球门柱，骂道：“真倒霉！”

第第慢慢跑了过来，笑着说：“放心吧，小子，球总要射进去的，但你要给它一点时间才行！”

这时，我膝部的旧伤又在阵阵作痛了。为了这个伤，头两场比赛我没能参加，差点还为了伤势踢不成这届世界杯赛。这个旧伤说来话长，以后会回过头再谈。但那时我完全没有心情去为一个膝盖的小事而发愁。第第又得了球。我摆脱了钉住我的人，好让他把球传过来。有个后卫快要赶到我附近来缠我，而第第却马不停蹄，又不用头或身体示意，就突然把球传给了在完全不同方向的瓦瓦。瓦瓦猛冲上来，看来早就料到球会传给他的。俄国队可完全没有料到球会传去那个方向。瓦瓦轻轻一脚把球推前，然后顺势来了个射门！

进球！！巴西队！

每个队友都跑过去抱着瓦瓦，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又拍又搔。耶辛趴在地上，万分伤心地望着我们，就好象一个放纵儿女的长辈失望地看着我们这群不肖的孩子一样。

球赛继续，我们的信心更足了。我们开始觉得赢这场球赛没有多大困难了，这种态度往往是错误的，结果上半场我们就没有再射入一球。我是过份紧张了。我想结束了这场比赛，让我们可以回到旅馆去细细回味，就象小孩抱紧了心爱的玩具不肯放手那样。我带球带得很紧，我的闪身动作、假动作、拦截对方，都使观众大声叫好。这时，观众都站在我们这边了。可是因为我射门的时候紧张过度，有两个把握很大的球都没踢进。我的队友可没我那么紧张，但双方都再无建树。上半场结束，我们经过甬道跑回更衣室的时候，比分

仍是一比〇。

下半场的情况还是和上半场差不多。俄国队的攻势十分强劲勇猛，可是我们的防守严密得简直无懈可击。比赛几场以来，基尔玛把守的球门还没有进过一球。大红队的攻势要越过欧兰多、尼尔顿·山度士、比利尼或戴索地几个人已非常之不易，要射基尔玛把关的球门更是难上加难了。可是俄国队的防守却更严密了，我又觉得下半场比赛时耶辛又长高了一些，简直无法在他身旁找到可以进球的空隙。时间已不多了，这时，我看到第第带了球上来，从他的多种动作看来，我知道他又要传球给我了。他的传球实在是奇准无比，简直象球场上没有别人在阻拦一样。我把球停了一停，然后以同一个动作开始带球近门。几个对方后卫急忙冲到，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何况现在还是他们落后一球。我们早就料到了他们这一手。他们对我紧追不舍，却疏忽了紧钉瓦瓦。我一点不动声色，突然把球送到瓦瓦脚下，而他也早有准备。球飞到他身旁时去势已稍慢，瓦瓦跟着大力起脚，清脆玲珑。俄国后卫们想改变方向，耶辛巨大的身躯也扭回去扑球，但他的个儿虽然比较大，也挡不住瓦瓦的准确一脚！

巴西队，进球！

耶辛坐了起来，脸上又出现那伤心失望的表情。我们都跑向瓦瓦。他已兴奋得哭了起来。比赛结束了，巴西队二，俄国队〇。

当然，我们大吃了一顿，庆祝我们的胜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谈白天的球赛，互相大肆恭维（我们的教练员文仙

蒂·费奥拉也听之任之，好让大家的感情发泄一下。但是我们都知 道，明天他就会对我们这种自高自大的表现毫不留情地进行压制的）。然后我才回房慢慢脱衣上床。但是躺下之后，我开始细想整场球赛的经过，每个动作、每次截阻、每次带球、每次射门都想了一遍。我发现自己还是操之过急了。想起错过了射门机会，我就阵阵心痛——但我也知道我出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世界杯赛无论如何不能与圣多安德烈或莫基达斯克鲁兹斯等小球队的比赛相提并论，俄国队也决不是可以轻易击败的。可是我们还是赢了这场球。也许在今天以前，人们还不认识那瘦个黑小子贝利是何人，但现在他们应该认识了。我可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在我的老家包鲁，不知道我的双亲正在想什么，我的弟妹想什么，豪格舅和祖母安布洛辛娜在想什么，我的朋友们，他们又在想什么？可以想象到，街上的场面一定很热闹，人们一定都在谈贝利。就是那个小鬼，不久前才因为踢球打碎了我们街口的第一盏灯而挨罚。就是他那一脚，害得附近一片漆黑。

我又回想到白天的那场球赛。如果下一场比赛再派我上阵，我一定要踢得稳些，放松些，就象加连查、第第、瓦瓦、查加露他们几个一样。我保证踢得更象一个职业球员。

可是我还睡不着。我又想到了包鲁的事，回想起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是怎么能够代表巴西参加如今的世界杯赛的。这一定是天主的意旨。可是他又为什么会选中我呢？他有什么动机呢？

去猜天意，我也懂得这是徒劳无益的。不管原因何在，此中定有蹊跷……。

第二章 踢破布球的日子

我生于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地点是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小镇特雷斯·科拉索斯。受洗的时候，我的名字是埃德逊·阿兰德斯·德·纳斯齐缅图，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这个名字。家里的人都叫我地科。我出生的房子后来我回去看过。原因部分是出自好奇心，这也是天性使然；部分是因为我要向这个小镇表示敬意。小镇的一条街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在我的故居还竖了一块牌子。其实这所房子很不象个样子。这里的一排简陋的房子都是用旧砖砌成的，上面的石灰和油漆多半已经剥落，那块为我竖起的牌子也许能起些支撑作用吧。那时我太小了，意识不到房子有多破旧。后来我长大些了，住在包鲁，开始懂些事的时候，也还不完全清楚到底老家有什么不同。我认识的人都是住在这种房子里的。

我常常爱设想我出生的那晚，家中该是怎样的情景。我的母亲年纪还轻，她眼中一定闪着光芒，把这个小小的骨瘦如柴又一直乱动的黑小子骄傲地抱了起来，我的祖母安布洛辛娜高兴得很，而我的豪格舅舅就会说：“他真够黑！”我父亲应该差不多和我母亲一样年轻，他会俯下身来看他的第一个孩子，轻轻捏捏我的大腿而煞有介事地说：“他应该是

踢足球的好材料，腿长得不赖。”

要是我没想歪的话，我母亲听到这话一定会脸色大变。我想她一定会紧紧把我抱住，厉声说道：“要是我还有办法的话，一定不让他踢足球。一家有一个踢球的就够了，一个就嫌多了！我这个儿子长大了要当医生。他得是个争气的，要他踢球就是要他倒霉！”

我的母亲谢勒斯提那时没有这么说，但我长大后这话她不知说过多少遍。我父亲何奥·拉摩斯·德·纳斯齐缅图是个职业足球员，外号叫堂丁奥。在我们那里，他是个很有声望的好球员。但他时运欠佳，境遇也不好。当时在特雷斯·科拉索斯这种小地方的一个小俱乐部当职业足球员是没有多少收入的，要养活自己都很难，要养活一家更是谈何容易。我们把那份薪水叫做“米哈利亚”。这不是一个好字眼，意思是比空无一物还要少。他们踢赢又没有奖金，这奖金在今天是职业球员收入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父亲只会踢球，也最喜欢踢球，所以虽然我母亲一直唠叨他，虽然家中人口越来越多，开支也越来越大，他还是不肯放弃足球。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一个大城市的著名俱乐部会请他去踢球，那么我们就可以苦尽甘来，过王侯般的生活了。

机会终于来了，他梦想的第一部分至少是兑现了。一九四二年他有了一个难逢的好机会。有个球队探子看上了他，请他去为州府贝洛奥里藏特的大俱乐部米内洛体育协会效力。那时我还太小，不懂事。但我也可以想象他收拾行李告别家人时，家中有多兴奋。我懂得他当时会抱着多少不切实际的期望，我几乎可以尝到他想象中我们全家的美景有多甜